

趙巧兒送燈台

民间故事集

赵巧儿送灯台

邵子南 整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、插图：张文忠

赵巧儿送灯台（民间故事集）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2.5 字数 43 千

1979年6月第一版 1979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5,000册

书号：R10118·162 定价：0.17 元

再 版 说 明

本书是原重庆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一本民间故事集。

搜集整理这些故事的邵子南同志，是四川资阳县人。解放前，他曾上海从事文艺活动，1938年去延安，在解放区担任文化教育工作，不久入党。1946年他被派到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工作，后调部队团政治处，留任陕南县委书记。1949年西南解放，他随军回到重庆，曾任原西南文联副主席、重庆文联副主席，1955年病逝。

在长期革命活动中，邵子南同志在党的领导下，写过大量的小说、诗歌，还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，搜集整理过很多民间故事（特别是流行在四川的民间故事）。他善于将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故事和传说，根据当时革命形势和斗争的需要，运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，加以改写，使故事寓以新的内容。这些故事，深刻地揭露了反动统治阶级贪婪、愚蠢的丑恶嘴脸，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、智慧和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。譬如根据“王汤圆打鬼”改写的《王抄手打鬼》，原来就是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的。故事中的阎王影射蒋介石，判官、无常等影射国民党反动派的党

政人员，土地老者影射国民党在地方上的大小鹰犬。故事对他们勒索人民的丑态，给予了锐利的嘲讽和有力的鞭挞，从而鼓励劳动人民象王抄手一样勇敢机智地进行斗争，取得胜利。

今天重新阅读这些故事，更加激起我们对万恶的旧社会的憎恨，更加感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新社会的无比幸福，从而更加激发我们为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。

为了让广大读者读到这些优秀的民间故事，这次我们再版重印了这个集子。

编 者

一九七九年一月

目 录

葫芦滩·····	1
头一个说书人·····	14
赵巧儿送灯台·····	20
两颗西瓜子·····	32
臭牡丹·····	38
王抄手打鬼·····	48
后 记·····	71

葫 芦 滩

以前有这么一个老头，年纪有六十多岁，姓名，可惜姓名没有传下来。谁都知道这个故事，可是谁都说不出他的姓名。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，故事比人的姓名更重要。这里，我们只记着有这么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。

他很有钱。他住的是一进又一进的大瓦房。房子周围，又是竹林，又是树林，包得谨谨慎慎的。他，儿孙满堂的，连曾孙都有了，人家都说他福气好。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的。他给自己修好了坟山，又给自己做好了棺材——这棺材，一年上一道漆，已经上了六七道了。他自己都认为“死了也值得”了。骂他的人还说他这个老家伙就是老不死嘞。但是，他还不es想就这样死去——如果就这样死去，也就没有葫芦滩了。

他想，什么都好，就是这一辈子他还没有做过官。做官多威风，死了见阎王也威风。还有，尽管年年子佃客把租谷牵成线线往他家里头挑，但是，家财涨得还是有限，哪及做官的钱来得快啊！做了官，那是要把银子一挑一挑往家里头刨的呵！他要做官去。

还有，他想讨一个小老婆。

做官，讨小老婆，一齐都要。当然，讨小老婆容易些。他把一个佃客的十八岁的闺女弄来当了小老婆。通过了舅子的舅子，姐夫的姐夫，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，官儿也终于弄到手了——到四川来做一个什么官。究竟在哪州哪县做什么官，谁也说不出来了，因为那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只是到四川来做官。

两样事情都搞成，他多么高兴啊！他已经准备出发了，要带起小老婆做官去了。

忽然，他一想，觉得本来简单的事情并不简单。带起小老婆上路，这该是多大的费用呵！不说别的，坐轿要多一乘，骑马要多一匹，就坐船也要多给一个人的船钱。而且，年纪轻轻的女人，又长得那么漂亮，在路上抛头露面的，人看见她呢，她看见人呢？他都放心不下。老头子是一个又吝啬又嫉妒的家伙。越想他越觉得麻烦。不带她走，丢在家里吧，他又实实在在舍不得，而且，丢在家里他也不放心，他觉得他的儿子孙子一个个都是贼眉贼眼的。这真正把他难住了。

附近山上有一个道人，是他的好朋友，他去找他商量。道人是鬼办法的，传说中这么说：道人给了他一个葫芦，教给他一个咒语。给他说：只要他把葫芦塞子拿开，把咒语一念，向她吹一口气，她就钻到葫芦里去了；要她出来的时候，也只消把咒语一念，吹一口气，她就会出来。拿葫芦装起她走，就什么麻烦都解决了。他把葫芦拿在手上掂了掂，不放心了，问道人：

“人装到里头去该不要紧吧？”

道人说：

“不要紧。我这个葫芦是专装好人的。想必你太太一定是个好人。只是不要装恶人，恶人进了葫芦就永世不能翻身，我这个葫芦也就完了。”

得了这个葫芦，原先他认为并不简单的事情又变得非常简单了。他只带了一匹马和一个仆人上路。这个仆人，叫做李老么，是他的放牛娃。行李么，马驮一些，李老么背一些。腰带上别着他那个葫芦，葫芦里装着他那个小老婆。一路之上，好利索啊！吃饭和睡觉的时候到了，到了清静的无闲杂人的房间里，从腰带上取下葫芦，一口气把她吹出来；吃了饭或者再打早上路了，一口气又把她吹进葫芦去，把葫芦往腰带上一别，就万事大吉了，放心得很，也不怕她落了，也不怕她走了，外人也见不着她。还有，这才是想不到的俭省嘞！不光是少车马上的费用，不光是过河少付一个人的船钱，住旅馆他都可以少付一个人的房钱，下雨他不必多买一顶斗篷，出太阳他也不必多费一把伞，喝茶、吃饭，他都可以少付一个人的茶饭钱。

但是，苦坏了这个装在葫芦里的十八岁的女人。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，非常天真活泼的，对生活有着自己辽阔的梦想的女人。给这么一个老不死当小老婆，她就是非常不乐意的了。进了老不死的门，她，就象乌云遮住了的太阳，满脸的光辉都阴暗了，脸上原先有的花一般的容颜也衰败了，



连头也抬不起来，眼里的满含希望的纯洁的光辉也收敛了。现在又是这个葫芦！把她吹进吹出的！一天到晚，连太阳都见不到。一天到晚，连一个人都见不到，除非吃饭睡觉的时候见着那个越来越让她讨厌的老不死。一天到晚，不能走动，坐也不是坐，立也不是立，只能蜷成那么一团。一天到晚，哭死了也没有人理，笑死了也没有人理，急死了也没有人理，寂寞，孤独，死一样的静默。如果拿坐牢来比，坐牢是好得多了，牢房里还有别的犯人，牢门外还有看守，自己可以脚踏着地，可以坐，可以立，从窗子里可以射进来太阳光。坐牢，一个人也是生活在人们当中。这比坐牢还要坏。任何的挨打受气，都不能和这葫芦里的日子相比。挨打可以还手，挨骂可以还嘴，受气可以出气，可是，在这个葫芦里头呵，只有闷死人，闷死人，闷死人！还有，一口气把你吹出来，一口气把你吹进去，那简直把人不当人了，想起来都叫人恶心。

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不能忍受了，她要想法子摆脱这个讨厌的日子。动脑筋是什么地方也能的。用不到好久，她想出一些办法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老头子又把她吹了出来。她显得很愉快的样子，说：

“我才晓得这个葫芦有这么好。”

老头子问她：

“怎么好法？”

“才进去的那些日子还不晓得，一住惯了，我才晓得那里头那么好耍。”

“那你原先为什么不要呢？到了那里头，不叫你上坡下田，又不叫你纺纱绩麻，屁大的事都没有，还不好耍！”

“才进去的那些日子，我有些怕，连眼睛都不敢闭，今天，我把眼睛一闭，再睁开，我看见了神仙——”

“神仙？”老头子吃惊了。

“尽是些女神仙，弹琴的弹琴，吹箫的吹箫，下棋的下棋，绣花的绣花，一见了我，都起身来接——”

“来接你呀！”老头子更吃惊了。

“还请我吃东西嘞！都是些稀奇东西，好吃得很，没有见过，我叫不出那些东西的名字，我又不好问，怕人家笑。”

“呵呀，有这些名堂！”

“用的杯盘碗盏都是金银的。”

“嗯！”听说金银，他呻唤了一声，好象有谁捣动了他的心肝一样。

“她们说，明天进去，他们还要给我吃席嘞，说是今天来得匆忙，来不及预备，只是便饭。”

老头想了一想，说：

“再好也是梦。”

“那才不是梦嘞，只是眼睛闭了那么一闭，有点象做梦的样儿。我还不是再把眼睛睁开才看见的！刚刚吃完东西，那

个当家的女神仙对我说：老太爷在请你啦，你快去吧，明天请早。她的话一完，你就把我吹出来啦。最后一道菜是甜菜。我嘴巴里现在还在甜嘞！你随便问哪个去吧，哪有睁起眼睛见神仙的，总要把眼睛闭那么一闭才行嘛！”

他不得不相信了。但他呻唤了一声，说：

“你都不向她要个金碗！”

这是她没有想到的，就顺口答应：

“我怎么好向人家要。”

“你都不替我带点好吃的出来！”

这更是她想不到的了，只得这样答复：

“她们一个一个伺候着我，我不好意思往荷包里装呵！”

“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！哪里吃席都时兴包杂拌儿。讲面子的人户，连荷叶都给你预备起。有些人户，还要专门给你包一包让你拿走嘞！你没看到我么女出嫁那一回么？人家什么都包起走，最后上的一碗连锅子汤，人家也要先把肉片捞起来放到杂拌儿里才喝汤。一顿酒席，他们光是吃饭，连粉条他们都要包回家里去的。那一回，好象你也来过的吧？”

“我哪里来过。我大伯倒是来了的。他说你只给他们吃了一顿小菜饭。”

他争辩起来了。她不想把话扯远，就不和他争辩，又提到葫芦。

“这个葫芦，这么好，是哪里来的呀？”

“哪里来的，我们山背后那个道人送我的。——那回我

杀条打条猪，办了三十几桌……”

老头子尽管吝啬，但他是不愿意人家说他吝啬的，所以他又争辩起幺女的酒席来。

“那道人么，我都认得他，他偷我们家里的茄子，叫我嫂嫂还打过他一棒棒，后来他又来偷我们家的辣子。倒想不到他有这么一个宝贝葫芦。”

老头子不管她说什么，也不答复她什么，只是描写他嫁幺女时的酒席多么排场，描写的劲头那么大，简直连水也没不进。她只得认识自己的错误——不该莽里莽撞地牵动了她这个无穷无尽的唠叨。她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言语，只好等明天再说了。

第二天中午，吹她出来吃饭的时候，她刚要开腔，他怕堂倌听见说话赶了来收他两个人的饭钱，眼睛一鼓，示意她不要开腔。她没有说成。

晚上，她再出来的时候，她刚要说到葫芦，老头子却先开腔了。

“快把杂拌儿拿出来吧！”

这是她意想不到的。她暗暗吃了一惊。但她顺口这么说：

“今天倒是吃的酒席，比昨天好得多，莫说我一个人吃不完，就是七八个人也吃不完。金子的斗碗，玉石的调羹。有一碗扣肉，还有一碗回锅肉……”因为她一边说，一边在想怎么答复他没有包杂拌儿回来，就这样胡扯起这些菜的名字

来。

“呵唷，什么酒席？上起回锅肉来了！”老头子的确觉得奇怪了。

“我也这么想嘞，”她一边答复着，一边编话。“那位当家的女神仙是看得透人的心思的，就说，怕我吃不惯她们的酒席，专门给我做了这么一碗回锅肉。”要编的话编出来了，于是答复他没有带杂拌儿出来的道理：“她也看出我要包杂拌儿的心思，就取笑我，说她们那里不象我们府上，是不时兴包杂拌儿的。还说了我好多笑话，说我舍不得你，我真不好意思，当着那么多的人。”

“唉呀，你这个人，脸皮也太薄了！脸皮薄的人总是要吃亏的。是我，手一抹，把脸皮往荷包里一揣，就说：不给他包一点回去，我怎么舍得一个人吃嘛！”

“她说，哪天有空，请你也进去要一要。叫我问一问，哪天去，她们好预备。”

“呵，哪天有空，进去要要也好。”

“我给她说：不行，进来的法子只有他一个人晓得，他自己也不能把自己吹进来。”

“你不该这么说——我可以把咒语教给跟我们来的李老么呵，约好了日子，我先把您吹进去，然后，他再把我吹进去，那不就行了吗。你这样说了，人家信以为实，不请我去了，我又怎么好去。”

“是倒是呵，人家说，那就算了。”

“不过，那也不要紧，只要我厚起脸皮去就行了。”

她打算了打算，说：

“不行，还是不去的好。”

“怕什么？怕她说闲话么？说的风吹过，吃的是实在货——”

“我不是怕这个。李老么把我们吹进去了，就不把我们吹出来，拐带起行李跑了嘞？”

“是呵！”他在心里说：“想不到她这么机灵！我说比屋头那个老鸡婆强吧！”

“我看，你还是不要进去。”

想了一阵，他忽然问：

“斗碗是金子的？”

“是啊，斗碗是金子的，饭碗是银子的，调羹是玉石的，筷子是金包银——”

“斗碗大不大？”

“咦，大嘞，是那种老古式的，又大又厚，黄澄澄的。”

“唉呀！”他呻唤起来，说：“我一定要亲自去一趟。我把咒语教给你好了，你来把我吹进去。”

“使不得。”

“使得。”

“我才学不会那些。”

“就只有几句话，一教就会。”

现在是轮着他求她答应，强迫着她学咒语了。扯到半夜，

她才答应了，也勉强学会了咒语。第二天早起吹她进去的时候，还再三叮咛她，不要忘了给他约日子。

这天正午，到了重庆上头的白鹤嘴。白鹤嘴，当时很热闹，有一条大街。这天又逢赶场日子，街上人很多。他准备在这里吃了饭就过河。他一边叫李老么去看船，一边就在一家饭馆的楼上坐下来，从腰间取出葫芦，把她吹出来吃饭。她刚出来，街上一片吵闹。推窗一看，原来李老么撞了什么祸，和人打起来了。他赶快下楼去排解纠纷，人们却把他一起拉到街头上一间茶馆讲理去。楼上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。她也正靠着窗口往街上望。

街上人挤人，有东来的，有西去的。在人丛中，她看见了一个青年。这青年也正仰着头望她。大约这是一见钟情吧。青年上楼来了。楼上没有别人，彼此打了个招呼，就谈起来。

正谈到难分难解的时候，老头子一个人跑回来了。李老么撞坏了别人的家具，还不认账，经过吵闹，经过评理，大家叫老头子拿钱来赔。李老么还在茶馆里，等赔清了，人家才放他嘞。老头子一上楼，看见他们这样亲热就冒了火，正要上前打闹，她拿起葫芦，一念咒语，一口气就把老头子吹进葫芦里。因为老头子是个恶人，他一进去，葫芦就开始变，开始大，而且往窗外飞。

葫芦向江心飞去，落水变成了一个大石头。它的样子还是象个葫芦。石头太大了，在江里造成了一个滩。